

或許……

(灣仔歲月篇)

時間如白駒過隙，搬離灣仔石水渠街三十七號二樓轉眼接近三十三年，但有些記憶包括畫面、感覺總會霎時湧現，雖然零碎又瑣碎，或許有其意義或意思。回憶本是孤獨的個人活動，現藉著《回憶錄》的平台，讓我跟大家述說一些陳年往事。

一. 依稀記得一個不足三百平方呎的單位內最多曾經住滿十六人。擠迫但熱鬧的居住環境充滿著歡樂和玩樂的日子。因為中哥的一家同住，我便有機會跟比我年長兩、三歲的炳超和炳森一起玩耍。跟他們玩的盡是男孩子的遊戲，例如射波子、拍公仔紙、拈荷蘭水蓋（即汽水樽蓋掩）、跳梯級（從高處的梯級平台跳到下一個，約六呎高、八呎遠）等等。自他們一家於一九六七年遷離灣仔後，我只能跟年齡相距不遠的兩位姊姊和一位妹妹加上兩名年紀相若的鄰居女孩玩女性主導的遊戲，成績當然是差強人意。或許自小跟女性相處多了，長大後比較容易跟女性打交道，但不能說了解女性，因為男性是永遠無法完全理解女性的想法的，相反亦然。

二. 颱風“溫黛”於一九六二年八月尾肆虐香港，豪雨成災，死傷超過五百七十人，經濟損失嚴重。有一個畫面仍不時浮現腦海——不足兩歲的我坐在面向石水渠街的窗枱板上，向外張望，發現整條街道被雨水淹沒，水深達六、七呎，像一條河。不時有排檔販賣的蔬果和其他雜物漂浮於水中。親眼看見一位年輕人冒著大雨和危險，在不知有甚麼或甚麼都可能有的水中游來游去，為的是拾回水中漂浮的冬瓜，以減少「水浸街」的損失。或許為了過活，別無他選。

三. 一九六七年的暴動始源於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的勞資糾紛，有示威者仿照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語錄》叫喊口號，最後導致支持內地共產黨的左派組織正式介入。工潮演變成暴動，更成了左派組織與當時殖民政府之間的抗爭。左派組織在港九各處放置真假炸彈，令市民人心惶惶，更有無辜者死傷。還記得父親在政府宣佈戒嚴後警告全家上下晚上不要外出。一個晚上，父親不在家，收到消息指警方發現電車路（即莊士敦道）有“菠蘿”（即炸彈）蹤影，母親便吩咐將全屋門窗關上，以免暴動發生時防暴警察發放催淚彈時有催淚氣體飄到屋內。夜了，門外人聲鼎沸，好奇心驅使下，我站在一張長期安放在大門旁邊的矮木橈上，輕輕地將右邊門（一對木門分左右，家人出入只會使用左邊門）上角的一扇小窗口（約三吋方）緩緩地敞開一線空隙，看見多名防暴警察頭戴鋼盔手持藤牌急跑上樓，好明顯是衝著樓上有左派背景的搭棚工會宿舍住滿的搭棚工人而來。最終有沒有帶走任何工人，已經忘記，留下的只有與工人相處的快樂片段。仍然記得經常與炳森、炳超一起跟工人們唱愛國歌曲如“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聽他們說故事、拉奏二胡等。還跑到天台棚屋頂乘涼、放風箏和賞月。當年周遭的建築物大多是三層高，站在一座三層高樓宇天台加建的棚屋最高處，大地便恍若在腳下，日間遠望藍天白雲、黃昏欣賞萬家燈火、晚上仰觀繁星明月，對一個幾歲大的小孩怎不興奮、難忘。更記得他們都是離鄉別井，踏踏實實在異鄉自力更生兼落地生根的一群。或許沒有內地大量湧入的廉價勞動力轉化為生產力，為社會添磚加瓦，六、七十年代和以後的香港的經濟發展便會不一樣。當年的暴動因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同年十二月命令左派組織停止放置炸彈而終結。

四. 六、七十年代，水荒嚴重，經常制水，是不少港人的集體回憶。一家大小街頭排隊取水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膠水桶和任何可以盛水的容器全都出動。記得母親更帶領我和其他姊妹帶備膠水桶到二馬路（灣仔峽道）的山溪水澗取水，以補街上排隊取水的不足。不理辛苦，只覺好玩；年少無憂，便能樂天知命。或許五十而知命的說法，只是人生一個循環，因為山仍是山，水依然是水。

五. 香港麗的呼聲是英國的麗的呼聲在香港設的分公司，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開始在香港廣播，是香港第一間商營廣播電台。月費九元，安裝費廿五元，免費借用擴音器一座，電費及一切修理費用無須另付。記不起六十年代的哪一年，父親申請了麗的呼聲提供的廣播服務，安裝了廣播用的擴音器。擴音器是炭黑色的，約十吋高、十二吋闊和六吋深，只有一枚開關，高高地掛在牆上，由朝開到晚。當時細小的我，無知地想像黑箱內是有數人在說話，雖然百思不得其解為何人可以變得如此細小走進箱內。或許總會有些事情，不論年紀，儘管沒有真憑實據，反正就是相信。

六. 童年時，沒有夢想，只有玩樂。當其時物質不豐富，大部份遊戲或玩具都是不用花費的，卻充滿童趣，包括將“荷蘭水蓋”壓扁穿上一條繩子製造會轉動的金屬輪、用汽水吸管織成不同形狀的玩具、用碎布包裹白米然後縫密做成五枚體積相同的“抓子”作比賽用（遊戲規則，見附件）、用粉筆在地上畫上五個正方形及一個半月形用作跳飛機比賽、幾位小朋友先藏在一個被袋裏然後用坐枱風扇吹出猛風將被袋吹脹、跳橡根繩、射波子等等。因個子小，任何遊戲我都不會是贏家。唯獨是一件事情，令我有一種莫名的滿足感——屋企位於二樓，即樓下便是地鋪，專賣雞蛋、鹹蛋和皮蛋（還記得母親稱事頭婆為“鹹蛋婆”，但不解為何不稱“雞蛋婆”或“皮蛋婆”）。地鋪當然有簷篷，深大約四呎。每逢戶外的晾衫架上的衣服被風吹落在簷篷上的時候，母親必會吩咐我從梯間平台的一扇約一呎乘呎半的類似氣窗口爬到簷篷拾回衣物。滿足之處在於唯我獨尊，因為只有我未發育兼且瘦小的身型（加上身手敏捷）才能出入自如，屢次建功。或許這是瘦弱的我童年時唯一可引以自豪的事情。

七. 除了上述的遊戲，還會到“波地”即修頓球場側的遊樂場協會所管理的圖書室裡閱讀圖書包括《小朋友》、《兒童樂園》、《老夫子》、《財叔》等等。最開心的還是容哥帶領我們四兄弟姊妹（蕙芳、慧芬、我和蕙梅）到維多利亞公園遊玩，雖然容哥每次都是帶我們到同一個公園，園內的一切從沒改變，但每次都是莫名興奮的，或許是因為到維園遊玩的機會不多，更可能是有被疼愛的感覺。

八. 說到容哥，不能不提他對家庭的另類貢獻。他週末出海釣魚所得的魚穫，會全部帶回家給母親生割清蒸，不管牠們是什麼魚，是大是小，同樣鮮味無窮，食後齒頰留香，讓我們明白何謂海上鮮。現今即使同樣是海上鮮，味道總是有點不同，或許因為沒有親情在其中，就連味道的層次也不一樣。

九. 少小的時候，暑假期間差不多每晚蕙芳姐都帶同慧芬姐、蕙梅妹和我到大街市（即灣仔街市，現已拆毀）天台的遊樂場遊玩，雖則是遊樂場，就只有一部安放在離地約八呎高的黑白電視機、一座擁有兩個鞦韆的鞦韆架、一條長長的“兀兀板”（蹺蹺板）、一座高高的滑梯、一組讓小朋友攀爬的鋼架及一張乒乓波枱。沒有蕙芳姐帶領我們三弟妹，母親是不容許我們晚間外出玩耍的。雖然蕙芳姐只不過比慧芬姐和我分別年長一歲及兩歲，但她就是擔當了領袖的角色，確保弟妹之萬全。記憶所及，有她在場，弟妹三人從未被其他小朋友欺凌。或許沒有了蕙芳姐的照顧，三弟妹的童年會少了很多歡樂時光；又或者我們會面對更多的逆境與挫折，變得如她般堅強。

十. 記憶中，家中的貓比我還要早出現於石水渠街三十七號二樓，每一次當我坐在矮櫈上，牠都會跳上我大腿坐著，如化石般不動，直至人有三急，急不及待，才能鼓起勇氣，溫柔地邀請牠離開。不知何故，縱使跟牠相處多年，還是對牠畏懼。家貓間中便會在家裡捉到老鼠，亦因此得到父母的喜愛。但牠因為是雌性，所以也給家庭帶來一些麻煩。牠定時因生理需要及反應在夜間周屋狂跑狂叫，令全屋人整夜難眠。母親解釋牠是思春繼而叫春。另一個問題是牠經常懷孕（是牠有外遇還是招貓入室，就不得而知），每次都生產多隻小貓，要勞煩家人將初生的小貓送往防止虐畜會（現已易名為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處置。有一天，父母在街上找來一位專為貓狗絕育的江湖郎中，為家貓施行結紮手術。手術完畢後，家貓跑到廁所天花的閣仔休養（只是當時自己的想法），翌日，母親發現牠已死亡，相信是手術不成功所致。或許我們應該給牠一個名字。

十一. 從小到大都害怕老鼠，雖然家貓間中捉到老鼠，但屋內偶然都會發現鼠蹤。每次見到老鼠，都全身發軟，無計可施。最慘情是眼見老鼠跑入廁所後遲遲未出來，卻人有三急，又沒膽量勇闖“鼠穴”，可以想像何其痛苦。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便硬住頭皮不顧一切衝入廁所，以極速時間辦事。有時更禍不單行遇到螭螳（即蜘蛛），體積如手掌般大，十分駭人。牠總是在你視線範圍內出現，像要看你有多狼狽。或許牠與老鼠是同一夥的。

十二. 六十年代，生活條件及衛生環境差，大多數兒童體內都有寄生蟲，俗稱“生蟲”。著名的“花塔餅”就是給兒童服用，以治療此病的。蟲有各式各樣，最常見的是一種約半英吋長白色的蟲，比天使麵幼，於肛門出沒，令患者痕癢難忍，必要用手搔其癢處，以解痕癢之苦。母親見狀便命我們彎腰伏在她的大腿上，脫下我們的褲子，用她的雙手將蟲捉拿、毀滅。捉蟲成功後，小孩子便龍精虎猛地繼續玩耍。有些事情怎麼都記不起，這數十年前的情景則歷歷在目。或許抹不去的是感覺的記憶，這就是愛。

十三. 父親是一名販賣水果的批發商人，只賣美國進口的生果如橙、檸檬、蘋果、西柚和蜜瓜，尤其前兩者居多。整個家庭不愁沒有生果吃，只不過吃的都是爛的生果。絕大多數的爛生果，姑勿論是橙或是檸檬，總有一部份可以食用的。這樣的橙特別甘甜，而檸檬便用來加水加糖煲成清甜美味的檸檬糖水。或許身體從未缺乏從生果吸取的維生素，所以眾子孫在這段時期都能健康地成長。

十四. 父親是家庭的唯一經濟支柱，獨力供養全家，一生清貧。雖然如此，他還是懂得在可能的範圍內享受生活的。他吸食的香煙是“鴨都拿”同“555”、喝的酒是威士忌同白蘭地、穿著的是度身訂做的唐裝衫褲、宵夜吃的是石水渠街“悅香飯店”送上門的肉絲炒麵、乾炒牛河、揚州炒飯或干燒伊麵。以上四種港式經典炒粉麵飯的味道標準就在當年確立而記存於記憶中。“悅香飯店”是在我出生的一九六〇年開業的，自此父親便光顧此飯店至離世為止。及後，飯店於一九七九年遷往灣仔譚臣道繼續營業，與母親及家人也間中特意光顧此飯店，說是懷舊也無不可。自己跟太太因工作在港島區，也經常到此飯店晚膳，亦因此認識了飯店的始創人的下一代 David，他為人和藹，態度誠懇。當我單獨一人到飯店午膳時，他知道我喜歡他們十年如一日的例湯沙蔘玉竹圓肉大生地煲豬蹄，又礙於一人不能飲用一煲兩至三人份量的湯水，他便主動破例端上一碗一人份量的美味可口的大生地豬蹄湯，讓我獨嚐。自此以後，我每次單獨用膳時，例必佐以美味例湯一大碗，其他食客未必有此福份。或許一碗湯的故事反映了老闆除懂得待客之道外，更能體會到老顧客的昔日情懷。

十五. 每逢冬季，父親總是喜歡吃狗肉。六十年代香港是容許民間吃狗肉的，就連屋企樓下都有小販高掛割了的狗隻販賣。正所謂“三六滾一滾，神仙企唔穩”，一家大細在寒天裡吃狗肉的情景、味道和感覺，沒齒不忘。或許懷念的是一家人相聚的溫馨感覺罷。從來失去方懂珍惜。

十六. “金記”是石水渠街三十七號對面的一間小小的雜貨鋪，老闆姓麥，一家七口住在我們對面的單位。我們全知曉老闆的一子四女的名字，卻不知他夫婦二人的，只稱呼老闆為“金記”，他太太為麥太（母親為她起了一個花名，“雞乸”，意謂不易被欺負的人）。晚飯時間，不知道是否因為餸菜不夠，還是父親心血來潮定興之所至，他總喜歡吩咐我帶備一隻豉油碟到“金記”買數磚腐乳。腐乳是平民食物，但美味程度可媲美豬油撈飯，令眾小孩食得開心。當年買什麼熟食都會自攜盛載器皿，用後清洗再用，連燒烤用的叉都是同樣看待。或許經濟發展的代價就是破壞自然，讓一切都無以為繼，包括容人、容物之心。

十七. 不止一次，通常在入黑時份上落樓梯平台時，遇上“道友”（即癮君子）正在蹲在地上用追龍的方式吸食白粉（用錫紙盛載白粉，然後用火柴點火將錫紙加熱，再用火柴盒外殼吸食白粉加熱後釋出的白煙），除了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一個蹲在地上的陌生人所驚嚇外，他不會為你帶來任何麻煩，還會主動讓路。或許這是當年應有的“道”亦有道罷。

十八. 年幼時生病，最是開心。除了不用上學，還可享用專為病人提供的美食。美食，是愛的語言。母親會用豬肉剝成肉碎然後搓成肉丸煮“雞仔粉”或者用鮮魚腩或鹹魚拆骨弄碎與爛飯撈成糊狀物體，可口非常。即使美食重現，亦不能嚐到記憶中的味道，箇中滋味只能在記憶中回味。或許難忘的不是美食和它的味道，而是母親用她專有的愛的語言去為子女驅除病魔的奇妙過程。

十九. 中學畢業後，存光哥和存欽哥先後踏入社會工作，繼而一起搬到外面過著獨立生活。話雖獨立，為人母者怎不掛心，母親對他倆的愛與關懷，藉著因應四季時令而炮製的湯水表達。她每次都吩咐蕙芳姐將一個保潔壺盛滿熱騰騰的湯水送到兩位哥哥手中，湯即使涼了，想必兩位哥哥的心頭總是暖的。或許上天賜予母親一個比兩位大兒子年紀小十年的女兒，以便差使她執行這個簡單但意義重大的任務。由於這個原因，蕙芳姐與兩位哥哥有著一份不能言喻的關係。

二十. 大姐（麗芳姊）投入社會工作後，有了收入便願意花費打扮，同時也會帶著四個弟妹一起到銅鑼灣逛大九百貨公司（大九是日本一間大型百貨公司集團，在六十年代曾經是日本最大的零售集團，而香港大九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開業，是香港第一間日資百貨公司）。每次跟她去購物，都非常雀躍，因為她一定會請我們吃東西。有些時候還會為自己買衫扮靚之餘，掏腰包買新衫新褲給弟妹們，現在想起還是那麼溫暖和感動，所以我們四弟妹對大姐的感情是建基於她對我們曾付出的愛和金錢。或許物質匱乏的年代，人更懂得為別人的付出而感恩、感動！

二十一. 父親去世前的一兩年間，十一、二歲的我，每逢暑假，都需要每日天未亮就跟母親乘搭電車由灣仔到上環幫手“交貨”，意思是將成交的每箱生果安排運送到顧客手上。細小的我主要幫父親將箱內的爛生果抽出，然後放回完整無缺的。還要睇頭睇尾、搬搬抬抬，但不覺辛苦，反而心歡喜，因為是有回報的。開工前母親必會帶我到上環街市側的大排檔吃一碗美味的豬雜粥，“交貨”完畢便跟母親到附近的茶樓搵位、開茶，待父親到達茶樓後便一起品嚐一盅兩件，雖然每一次都是吃同樣的點心，對於我已是豐厚的報酬。或許我所喜歡的不是甚麼豬雜粥，更不是千篇一律的一盅兩件，而是與母親單獨相處的時光。

二十二. 父親於一九七三年被送入醫院去世當天，母親吩咐我們最年少的四兄弟姊妹留在家裡，等候消息。年少不知愁滋味，與其他姊妹在家中如常玩耍嬉戲，直至收到壞消息為止。存光哥則在最短的時間內為剛辭世的父親在柴灣天主教永遠墳場安排墳位，令老人家入土為安，亦為整個家庭解決了一個緊急而棘手的問題。或許父親是有福氣的，元配夫人長子繼承他花了一生心血經營的“樂園”；而填房長子則為他打點身後“樂園”。

二十三. 中哥接手“樂園”的生意後，早出晚歸，家住九龍牛頭角的他，每天午飯時間，便由上環街市回到灣仔吃午飯。因工作關係不會定時回來，母親每天午飯時間都預留飯餸給他。每次中哥單獨用膳後，都會親手清洗自己的一套碗筷及一雙看似皮鞋的黑色塑膠鞋。清洗過程很簡單，但令我印象難忘。他每次必用一塊百潔布加上洗潔精及清水來回多次洗擦碗筷，洗擦經年，碗子變得薄如紙張、筷子則幼細如竹簽，堪稱奇景。至於一雙鞋子，中哥會用一塊布及清水將其洗抹乾淨。或許遺下薄如紙張的一隻碗子及幼如竹簽的一雙筷子，正好見證和反映了中哥對每事每物所堅持的生活態度，就如他雖然為家庭放棄了追求教育方面的理想，仍能堅守信念以一絲不苟的專注態度去繼續經營“樂園”。

二十四. 父親離世後，大舅父偶爾會到我家探望母親並且小住數天。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施施然但敏捷兼純熟地用左手拇指及食指在廚房地板拈起一隻老鼠，二話不說便將牠丟掉到樓下的天井位置。我看得心驚膽戰，目瞪口呆，是因為佩服他的膽量抑或欣賞他的伎倆？或許兩者都不是。

二十五. 一九七三年考畢升中試，被編派到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繼續學業。存光哥得悉此事後，向我分析利害形勢，解釋如果我在李潤田紀念中學初中獲得好成績，他可以想辦法幫我轉到他曾就讀的香港華仁書院。華仁書院是當時的名校，專收取成績優異的男學生。哥哥更身體力行，聯同他當時的女朋友萍姐（現時妻子）為我補習功課。不知是力有不逮還是怕讀名校，最後還是原校畢業。或許真正的原因是年少無知，未懂得怎樣處理哥哥對弟弟的關愛。

二十六. 存光哥對家庭還有一項建樹。父親去世後，他和存欽哥鑑於當時全家所租住的樓宇的狀況及考慮到通貨膨脹對租務市場的影響，主動為家人申請香港房屋協會轄下的廉價租住房屋。一九七九年，存光哥已移民澳洲、大姐已嫁人成立自己的家庭，剩下來的兄弟姊妹與母親便歡歡喜喜地搬到房屋協會轄下的祖堯邨居住。或許沒有兩位哥哥的先見之明，及早為家人籌措，即使各家人不至於無處容身，但經濟負擔必有所增加，往後的生活質素必受影響。

二十七. 搬離灣仔前的某一個早上，忘記了為何事而外出，回到家中赫然發現大廳的一幅約六呎闊九呎高的磚牆完全倒塌下來，將一張貼牆安放的碌架床推開數呎，可想而知力度之大。幸好意外發生時沒有家人在場，否則後果可能堪虞。事後了解，隔壁的建築地盤因倒石屎建新牆，所以迫爆我們單位現有的磚牆。地盤建築公司得悉意外發生後主動為我們重建一幅全新磚牆了事。由於當年的社會風氣，很多事情都可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轉換今天的社會氛圍，追究責任和追討賠償，是無可避免的。或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們更喜歡想當年。

二十八. 自小喜愛福有大姨（母親的大家姐）的名字，更喜愛她那慈祥和親切的笑容。她家住筲箕灣，經常到灣仔探望母親和家人，她總是和顏悅色的噓寒問暖，如有需要，便會在她能力範圍內向妹妹提供協助。再者，她的兒子康表哥（一樣擁有和善的笑容）差不多每個舊曆年尾都義務幫我

家髹漆油灰水，令一間舊唐樓的細小單位煥然一新，充滿送舊迎新的過年氣氛。還記得晚間父親與表哥把酒言歡、豪情壯語的情境，使冰冷的天氣加添暖意。或許親人無條件所付出的關懷與幫助，令童年世界從未缺少溫情，亦領會到親情的可貴。

二十九. 霞大姨是母親的三家姐，對母親尤其疼愛，亦是探望母親最多的。霞大姨的丈夫是一位則師，家住跑馬地豪宅（當年沒有此稱謂）。姨丈除娶霞大姨為元配夫人外，另外有第二太太（我們稱她為“珠姨”，她也間中陪同霞大姨探訪母親）及第三太太（花名矮瓜，可能因其身型而得名，奇怪的是我們從來沒有跟她對話，因為不知怎樣稱呼她）。只有第三太太才有子女，所以份外得寵。霞大姨每次探望我們都帶來不少食物和其他物資如衣服，所以兄弟姊妹每次都歡天喜地地接待她。父親臨終前的數月裡，已喪失照顧自己的能力，只能臥床，大小二便都由母親代為清理。母親如要外出工作，霞大姨便到家裡照顧父親，為他清潔身體及清理便溺。這是霞大姨對妹妹的愛的高度顯現，當年看在眼裡，對她的敬愛無以復加，心存感激。後來霞大姨因病入院，令我坐立不安，憂心忡忡，最後按捺不住，單獨跑到醫院探望她。見她氣弱游絲，奄奄一息地臥在床上，眼淚奪眶而出，不懂世情的我不假思索地在她耳邊輕聲的問：「係唔係矮瓜害你？」她沒有回答，只是流淚。那次告別就是永別，或許霞大姨甚麼都沒遺下卻只有愛……

三十. 蕙梅在家裡排行最小，也最受父親疼愛。她自小聰穎，樣子甜美，人見人愛。小學期間，她每個學年都成績優異，經常考取到第一的名次，父親以此為榮，更以其學業成績領取由“菓菜行”（當年由菓商及菜商自發組成有左派背景的非謀利工會組織）頒發給成績優異的學生的禮物，主要是文具，包括英雄牌墨水筆、中華牌鉛筆、擦紙膠、間尺及單行簿等等。比她年長幾歲的兄姊也高興非常，不是與有榮焉，而是可以趁機“分享”她所獲贈的獎品。或許自小受到獎勵，加上自己的努力，她的學業成績由始至終都是優異的。

三十一. 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總會有些口頭禪掛在嘴唇邊的，母親也不例外。當子女不順其意而推搪遲些如明天才辦妥她所吩咐的事情時，她總會說“聽日畀個官你做”。即使子女長大成人，她仍不時用這句說話非議他們的不積極態度。母親於二〇〇二年與世長辭，我才醒悟此說話的精髓，提醒我們要有一個積極人生，活在當下，正如上一代面對種種折騰如國共內戰、中日戰爭、文化大革命等等，都能積極不懈地為家庭打拼。或許一個人的價值包括其生活智慧通常要到死後才被懷念她的人追憶及重視。

昔日的灣仔生活的一點一滴組成人生成長的重要部份，成長乃經歷生命和修行的過程。以上種種平凡溫暖的往事，如種子般，埋於土壤，有些總會發芽、開花甚至結果，豐富人生。人生可堪回味的往事實太多，尤其沒有付出只有收穫的童年，而箇中雋永的回味更是筆墨難書，只成追憶。人又會跟某種食物有過一些故事，味覺的回憶更會銘記於心，溫暖我心。世事多變，惟情不變。往事，並非如煙。

*存心在二〇一二年一月至七月中期間寫於香港和布達佩斯、布拉格及曼谷旅途中
(修訂版)*

抓子遊戲規則

- 1.) 物料：5 隻抓子。
- 2.) 參加人數：2-4 人或更多。
- 3.) 玩法：
 - A. 5 隻抓子放在手掌心內，
 - B. 每輪次先拋起 1 隻抓子，
按以下規則單手拾回，
再緊接回先前拋起的那 1 隻。

輪次	規則
1	-- 拾 1 隻×4 次
2	-- 拾 2 隻×2 次
3	-- 拾 3 隻×1 次、1 隻×1 次
4	-- 拾 4 隻×1 次
5	-- 拋起 1 隻，拾 1 隻， 接回先前拋的，停留在掌心內。 -- 拋起 2 隻，拾 1 隻，接回 2 隻， 停留在掌心內。 -- 如此類推， 最後 5 隻抓子於掌心內。

C. 若先完成一局為勝方。

警告聲明：此玩具不適宜 3 歲以下兒童

香港耀能協會禾輦工場製造 電話：26973360

網址：<http://www.sahk1963.org.hk>

75